



經武要略正集十卷目錄

十卷

卓識

料敵

陰謀

幹敏

正論

奇計

警速



經武要略正集十卷

卓識

漢王拜韓信為上將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
 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
 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耶漢王曰然曰大王自
 料勇悍仁強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
 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
 之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喑啞叱咤千人皆廢



臣莊應會纂評



然不能任用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
謹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飲食至使人
有功當封爵者印刻弊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
仁也項王雖霸天下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所過無
不殘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強耳名
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強易弱今大王誠能
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
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
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不可勝

有因勢利道之法在

惟三秦不
得民心故
漢王傳檄
而定

火焰之餘
倏然沃以
清涼誰不
暢快

計又欺其眾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
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
骨髓今楚強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
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
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
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
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
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

登壇疊疊與隆中數語彷彿相似揣摩簡練想

經正史要畧正集 卷一
已在淮陰年少之時漂母已先蕭相國知之誠
具千古高識

韓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
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
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
河虜魏王擒夏說新蹠血關與議欲下趙此乘勝
而去國遠鬪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饑
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
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

左車辯於
形勢非無
本之說

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
高壘堅壁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吾奇兵
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麾
下願君留意否必爲二子所擒矣成安君儒者也
嘗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
倍則戰之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
里而襲我亦已罷極今如此避而不擊後有大者
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卒被
擒

淮陰勝算多出人意表而左車之策又在淮陰之上使成安信而用之將若何迨探知不見用而信喜乃遂進兵則破趙滅齊當亦炎漢之功當成而三傑附風雲之會亦有邀靈帝座者耶韓信定臨菑遂東追齊王田廣至高密西楚使龍且將兵號稱二十萬救齊齊王廣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鬪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楚又來救必

為視敵將
則心驕氣
浮以敗在
此

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不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袴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也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齊之半可得何為止遂戰信用囊沙計擊殺龍且

或人與左車並稱卓識而龍且與成安皆以拒諫取敗然則膺師中之任者可無集羣策而折

衷

光武初起兵攻棘陽岑彭歸宛與嚴說共城守漢
兵攻之數月城中糧盡人相食彭乃與說舉城降
諸將欲誅之大司徒伯升曰彭郡之大吏執心堅
守是其節也今舉大事當表義士不如封之以勸
其後更始乃封彭爲歸德侯令屬伯升及伯升遇
害彭復爲大司馬朱鮪較尉會光武徇河內彭因
進說曰今赤眉入關更始危殆權臣放縱矯稱詔
制道路阻塞四方蜂起羣臣競逐百姓無所歸命
切用大王平河北開王業此誠皇天佑漢士人之

福也光武深納之更始大將軍呂植將兵屯淇園
彭說降之於是拜彭爲刺姦大將軍從平河北
馬援留西州隗囂甚重之以援爲綏德將軍與決
籌策時公孫述稱帝於蜀囂使援往觀之援素與
述同里閭相善以爲旣至當握手懽如平生而述
盛陳陛衛以延援入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
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孫不吐哺
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此子何足久稽
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

賓客樂從

小通爲棧

立之智豈

文淵風

十保之

平

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囂使援奉書雒陽援至引見
 於宣德殿世祖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
 卿使人大慚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獨君
 擇臣也臣亦擇君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
 至蜀述陞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
 客姦人而簡易若此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
 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
 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甚壯
 之

三往乃見
 先主求賢
 之誠孔明
 自重之道
 兩得之

劉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
 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
 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宜枉駕顧
 之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
 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
 天下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曹操比於袁紹則名
 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
 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
 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

開口定三分局面

達標難圖
荆益當取
局勢如棋
如是

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以爲援而不可圖也
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
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
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國先祖
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阜國富而
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
信義著於四海總覽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
保其險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
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雒
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箝食
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
興矣

到後來能不負此議論亦只成得此局面豈天
時氣數孔明已先覷定乎抑才量亦僅止此不
能跨越中原一步也

唐李晟屯渭橋賊賊守歲久乃退府中皆賀曰
熒惑退國家之利速用兵者昌晟曰天子暴露人臣
當盡力勤難安知天道邪前士大夫勸晟出兵非

真有意見
喜懼俱所
不輕

敢拒也且人可用而不可使之知也夫五緯盈縮
不嘗戾懼復守歲則我軍疑阻不戰自屈矣皆曰
非所及也

宋狄青將兵討儂智高始交趾願出兵助討余靖
言其可信具萬人糧於邕欽待之詔以緡錢二萬
賜交趾爲兵費許賊平厚賞之青旣至檄余靖無
通使假兵卽上奏曰李德政聲言將步兵五萬騎
一千赴援非其情實且假兵於外以除內寇非我
利也以一智高而橫蹂二廣力不能討乃假兵營
夷貪得忘義因起而亂何以禦之請罷交趾助兵
從之賊平人服其遠畧

將官出征未有不需多助者武襄獨不欲假兵
夷裔振皇威而全國體若假金滅遼假元滅金
卒受其毒宋之不克自振舉國簪紳不若一銅
面具之識

宋陳執中安撫京東與賓佐論當今名將共推葛
懷敏郭達曰懷敏易與耳他日必敗執中始怒居
數日問曰君何以知懷敏非名將而敗事邪曰喜

功徼幸徒勇無謀可擒也執中嘆曰君真知兵懷
敏即覆師矣

喜功恃勇以致敗衄此八字足爲千百將官鍼
砭

宋杜克將還建康岳飛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
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欲復取之非數十萬衆
不可充不聽

宋宗澤調大名館丞時朝廷遣使繇登州結女真
盟海上謀夾攻契丹澤語所親曰天下自是多事

矣退居東陽靖康元年中丞陳過庭等列薦假宗
正少卿克和議使澤曰是行不生還矣或問之澤
曰敵能悔過退師固善否則安能屈節北庭以辱
君命乎議者謂澤剛方不屈恐害和議乃不遣
岳飛以復河南功授開府儀同三司飛力辭謂今
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飭
士謹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賞取笑敵人三詔不
受帝溫言獎諭乃受

有功辭賞視掩敗爲功冒陞世蔭居之不疑者

何若

宋中書舍人張俊自汴京齎蠟詔命康王以兵付副帥還京張俊曰此金人詐謀爾今大王居外此天授豈可徒往因請進兵王許之遂如濟州既而汴京破二帝北遷俊懇辭勸進王涕泣不許俊曰大王帝之親弟人心所歸當天天下洶洶不早正大位無以稱人望高宗發濟州俊扈行至應天府始即位以俊為御營前軍統制遣還京迎隆祐太后尋奉太后及六宮以歸

先料敵如
觀火則應
變從此而
生

即此已不
愧古人進
退之義而
其建議并
并鑿鑿有
才如此蔡

宋樞密使張浚薦劉子羽知鎮江府兼沿江安撫使金人入寇子羽建議清野淮東之人皆徙鎮江撫以恩信雖兵民雜居無敢相侵者既而金人不至俊問子羽子羽曰異時金人入寇飄忽如風雨今久遲回必有他意蓋金人以柘臯之敗欲急和也未幾果遣使議和

宋端平三年趙范知安慶府未行改知池州史彌遠訪將材於趙葵葵以范對進范直敷文閣兼知滁州范曰弟而薦兄不順以母老辭乃上書彌遠

又不愧內
舉
淮與江關
係如此自
當決策守
淮
俱洞徹骨
髓之言曲
盡無識見
人之狀

步步算透
不是浮談

曰淮東之事日異月新然有淮則有江無淮則江
以北港濊蘆葦之處敵人皆可潛師以濟江面數
千里何從而防哉今或謂巽辭厚惠可以啗賊而
不知陷彼歛兵之計或謂歛兵退屯可以緩賊而
不知成彼深入之謀或欲行清野以嬰城或欲聚
烏合而浪戰或以賊詞乍順乍逆而為喜懼或以
賊兵乍進乍退而為寬緊皆失策也失策則失淮
失淮而失江而其失有不可勝計者矣夫有逼寇
之兵有遊擊之兵有討賊之兵今寶應之逼山陽

天長之逼盱眙須各增戍兵萬人遣良將統之賊
來則堅壁以挫其鋒不來則耀武以壓其境而又
觀釁伺隙時遣偏師掩其不備以示敢戰使雖欲
深入而畏吾之擣其虛此遏寇之兵也盱眙之寇
素無儲蓄金人亦無以養之不過分兵擄掠而食
當量出精兵授以勇較募土豪出奇鼓伏以勦殺
之此遊擊之兵也維揚金陵合肥各聚二三萬人
兵士必精將較必勇器械必利教閱必熟紀律必
嚴賞罰必公其心術念慮必人人思親其上而死

尤要

二項

料李全之
情如此

更得雜聞
之法

其長信能行此半年而可以強國一年而可以討
賊矣既不能深入擄掠復無所獲而又懷見討之
恐則必反而求贍於金金無餘力及此則必怨之
怒之吾於是可以嫁禍於金人矣或謂揚州不可
屯重兵恐連賊禍是不然揚州者國之北門一以
統淮一以蔽江一以守運河豈可無備哉善守者
敵不知所攻今若設實應天長二屯以扼其衝復
重二三帥閫以張吾勢賊將不知所攻而敢犯我
揚州哉設使賊不知兵勢而犯揚州是送死矣朝

廷乃召范稟復令知池州

宋嘉定十七年李全往青州淮東制置使許國檄
趙葵議兵葵至曰君侯欲圖賊而坐賊穽中悔已
無及惟有重帳前兵猶足制之爾國曰兵不能集
集不能精奈何曰葵請視兩路之兵別其精銳君
侯留二萬帳前賊不敢動矣國曰不若集淮兵來
閱而君董之既足示衆亦可選銳葵曰有兵之郡
必當衝要守將豈可空壁以從制使命耶必將力
爭於朝分留自衛一得朝命必匿其強壯遣老弱

推見隱情

以備數本欲選銳適得其鈍本欲示衆適示單弱
徒啓戎心國不聽卒敗

兵貴選鋒此兵法也然欲選兩路之兵而不選
淮兵何也兩路兵是調來兵可以選用而淮
兵則淮之守兵其將不肯輕發

國朝陳友諒入寇金陵軍勢張甚

上欲發兵禦之衆皆懼怯不決有請背城借一者有
以鍾山王氣請奔據者有勸納款者劉基後至獨
張目不言

上爲起入內趣召基基言先斬主納款及奔鍾山者
上固問計安出乃曰賊驕矣誘之深入而伏兵徼取
之故易耳取威定霸在此舉而言納款及奔何
也於是決策誘破友諒盡覆其衆

太祖問劉基曰吾欲取陳友諒張士誠而鯁生謂士誠
密邇且富而弱宜先若爲我策之基對曰陳氏據
上游竊名號乃心無日忘我此不宜久蘊崇之取
陳氏士誠則囊中物矣會友諒復攻洪都

上遂率師迎敵之大戰於彭蠡湖雖小利尚未決基

請移軍湖口以金木相犯日決勝陳氏遂平
征討先陳後張原

太祖本計基言正合

聖意主臣道合禍亂所以漸次削平

英宗北狩

廊王監國虜報益急而侍講徐理以曉暢軍事聞且

好言天象

上召而論之力謂紫微中宮皆有變必反故都而後

吉諸懷鼠竄者戀土者相軋未定而縉紳士人多

遣其私重南歸于謙乃慟哭廷諍曰京師天下本

宗廟

社稷

山陵在此百官萬姓帑藏庾廩萃此此而不守去欲安

之今日足一動明日大事去矣且虜乘勝驕實不

足畏也

上善其言一聽謙處分

正統十四年時承平日久城外壩上等處倉場草
束荳料堆積動以數百萬計于謙聞虜臨關急分

遣五城兵馬司縱火焚燒一面奏聞或謂事重何不待詔謙曰事有經權今寇在目前若少緩待命下適以資虜得此持久坐困於我非計也

具萬分膽識方能作此舉動百萬軍需非不宜惜而與其資虜壯彼兇鋒不如焚燒雖損資儲

刻猶不爲害然非

朝命委重得便宜用事而無咎亦不敢直任擔承若此但後人當觀敵動靜預知變計毋因肅愍從權之着而初時重於飲藏臨事輕於一擲

正德時虜嘗入寇山西得利踰歲復獵境上陽若欲東者王瓊曰是必趨舊利奏集諸鎮兵據山西要害賊果入大敗之遁去

先覷破虜情隨所設施皆是伐謀勝算視探賊苗頭去向尾隨相送便幸出疆無事者賊安所畏忌

楊銑守備九江安慶諸郡駐軍皖城謂九江爲鄱陽上流當置戍於湖口縣之高嶺可以遠望有警亦可卽達又請造戰艦習水戰於江上正德十一

年與臺院密議兵食繕皖城周城中多浚井十四年六月十四日寧藩變作卽先引軍設鉤距於江側禁勿泄寇船二百餘艘抵岸爲鉤距所破有寇衣緋者稱凌十一先登銃引弓射中其首其子繼登貫其阬而死於是觀望者皆矢志破賊矣

正論

漢馮奉世與副將嚴昌計以爲莎車日強其勢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首詣長安諸國悉平威震西域奉世遂西至大宛大宛聞其斬莎車王禮之異於他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上甚說下議封奉世丞相將軍皆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顯之可也奉世功效尤著宜加爵土之賞少府蕭望之獨以奉世

爲制發兵
有功敗壞
或國家大
言所關
區爲國
寧阻
世之封
通人主
於大之欲

一以建白
不可
後勿

奉使有指而擅矯制命發諸國兵雖有功効不可
以爲後法卽封奉世開後奉使者例遂發兵要功
萬里之外爲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奉世不
宜受封上善望之議以奉世爲光祿大夫水衡都
尉

漢章帝新卽位時北虜圍關寵於柳中寵上書求
救詔公卿會議司空第五倫以爲不宜救司徒鮑
昱議曰今使人於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
夷之暴內則傷元難之民誠令後無邊事可匈奴

如後犯塞爲寇陛下將何以使將又二部兵裁各
數千匈奴圍之歷旬不下是其寡弱盡力之效也
可令敦煌酒泉太守各將精騎二千多其旛幟倍
道兼行以赴其急匈奴疲極之兵必不敢當四十
日間足還入塞帝然之遣段彭與謁者王蒙皇甫
援發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兵七千餘人會柳中擊
車師攻交河城北虜驚走車師復降

唐德宗時宦者尹元正持節到同華擅入河中諫
慰李懷光李晟劾元正矯使欲洗宥元惡請治罪

又言赦懷光有五不可河中抵京師三百里同州制其衝兵多則無以示信少則力不足制忽驚東偏何以待之一也今赦懷光則必以晉絳慈隰還之渾瑊康日知又且遷徙二也兵力未窮忽宥反逆四夷聞之謂陛下兵屈而自罷耳今回紇拒北吐蕃梗西希烈僭淮蔡石棄強示弱以招窺覲三也懷光既赦則朔方將士悉復敘助行賞今府庫空殫物不酬願是激於叛四也既解河中諸道還屯當有賜賚賞典不舉怨言必起五也今河中米斗五百芻藁且罄其大將殺戮幾盡圍之旬時力窮計潰願無養腹心疾爲後日憂臣請選精兵五千約十日糧可以破賊帝方以賊委馬燧渾瑊故不許

金遣人以使僞楚爲名至開封府宗澤曰此名爲使而實覘我也拘其人乞斬之有詔所拘金使延置別館澤曰國家承平二百年不識兵革以敵國誕謾爲可憑信恬不置疑今金人假使僞楚來覘虛實臣愚乞斬之以破其奸而陛下惑於人言令

遷置別館優加待遇臣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上
乃親札諭澤竟縱遣之

宋欽宗問种師道至喜甚開安上門命尚書右丞
李綱迎勞時已議和入見帝問曰今日之事卿意
如何對曰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
善其歸乎帝曰業已講好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
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

宋宗澤視師河北還上疏言國家結好金人欲以
息民卒之劫掠侵欺靡所不至是守和議果不足

以息民也當時固有所意順旨以叨富貴者亦有
不相詭隨以獲罪戾者陛下觀之叨富貴者爲是
乎獲罪戾者爲是乎今之言遷幸者猶前之言和
議爲可行者也今之言不可遷者猶前日之言和
議不可行者也惟陛下熟思而審用之京師二百
年積累之基業陛下奈何輕棄以遺敵國乎詔遣
官迎奉六宮往金陵澤上疏曰京師天下腹心也
兩河雖未安寧特一指臂之不伸爾今遽欲去之
非惟一臂之弗彥且并與腹心而棄之矣昔景德

隱示以金
兵可勝和
議爲非

問契丹寇澶淵王欽若江南人勸幸金陵陳堯叟
蜀人勸幸成都惟寇準毅然請親征卒用成功臣
何敢望寇準然不敢不以章聖望陛下澤前後建
議輒爲黃潛善等所抑每見澤奏疏皆笑以爲狂
極言和金棄汴之非語語不依違兩可但正言
不用僉壬蔽明國是日非中原坐棄雖連呼過
河者三而竟賚志何益

宋紹興二年賊曹成擁衆十餘萬蹂江西歷湖湘
據道賀二州命岳飛知潭州兼權荆湖東路安撫
總管付金字牌黃旗招成成聞飛將至驚曰岳家
軍來卽分道而遁飛至茶陵奉詔招之成不從飛
奏比年多合招安故盜力強則肆暴力屈則就招
苟不痛加勦除盡起之衆未可遽殄許之

宋劉汜戰敗於瓜州命楊存中住京口爲守江計
虞允文自采石來命存中與之協力拒敵敵不能
濟又與允文輕舟渡江以伺敵及金人請和存中
奏俟他日得新主之命無遽許之金使復請和存中
請拒之江口移書審問若能歸我族屬還我舊壤

損歲幣復白溝之界以通兄弟之好如是則和議可從不然請斬其使亟圖恢復

料敵

吳子曰凡料敵有不卜而與之戰者八 一曰疾風大寒早興寤遷剖水濟水不憚艱難二曰盛夏炎熱寢興無間行驅饑渴務於取遠三曰師既淹久糧食無有百姓怨怒妖祥數起上不能止四曰軍資既竭薪芻又寡天多陰雨欲掠無所五曰徒眾不多水地不利人馬疾疫四鄰不至六曰道遠日暮士眾勞懼倦而未食解甲而息七曰將薄吏輕士卒不固三軍數驚師徒無助八曰陳而未定舍

而未畢行阪涉險半隱半出諸如此者擊之勿疑
有不占而避之者六一曰土地廣大人民富衆二
曰上愛其下惠施流布三曰賞信刑察發必得時
四曰陳功居列任賢使能五曰師徒之衆兵甲之
精六曰四鄰之助大國之援凡此不如敵人避之
勿疑所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也

魏武侯問吳起曰吾欲觀敵之外以知其內察其
進以知其止以定勝負可得聞乎對曰敵人之來
蕩蕩無慮旌旗煩亂人馬數顧一可擊十必使無

措諸侯未會君臣未和溝壘未成禁令未施三軍

洶洶欲前不能欲去不敢以半擊倍百戰不殆

近而靜者恃其險也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其

所居易者利也衆樹動者來也伐樹除道也衆草多障

者疑也結草爲障鳥起者伏也獸駭者覆也敵張翼來

覆我塵高而銳者車來也卑而廣者徒來也散而

條達者樵採也少而往來者營軍也辭卑而益備

者進也辭強而進驅者退也設詐輕車先出居其

側者陳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奔走而陳兵者懼

也半進半退者誘也杖而立者饑也汲而先飲者

渴也見利而不進者勞也

士卒疲勞也

鳥集者虛也

無虛

也人夜呼者恐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旌旗動者亂也

吏卒怒者倦也殺馬而食者軍無糧也懸鈇不返

其舍者窮寇也諄諄諭諭徐與人言者失衆也數

賞者窘也數罰者困也先暴而後畏其衆者不精

之至也

非精於御衆者

來委謝者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迎

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謹察之

疑有伏也

兵非貴多惟

無恃武輕進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

吳起曰用兵必須審敵虛實而趣其危敵人遠來

新至行列未定可擊既食未設備可擊奔走可擊

勤勞可擊未得地利可擊失時不從可擊涉長道

後行未息可擊涉水半渡可擊險道狹路可擊旌

旗亂動可擊陳數移動可擊將離士卒可擊心怖

可擊凡若此者選銳衝之分兵繼之急擊弗疑

吳子曰凡戰之要必先占其將而察其才因形用

權則不勞而功舉其將愚而信人可詐而誘貪而

忽名可貨而賂輕變無謀可勞而困上富而驕下

卷一百一十五
一
貧而怨可離而間進退多疑其衆無依可震而走
士輕其將而有歸志塞易開險可邀而取進道易
退道難可來而前進道險退道易可薄而擊居軍
下濕水無所通霖雨數至可灌而沉居軍荒澤草
楚幽穢風颺數至可焚而滅停久不移將士懈怠
其軍不備可潛而襲

敵之始來塵有條而散漫者曳薪也穗起而驚亂
者車來也塵高穠厚渾渾而起者騎兵來也平而
廣奮奮而起者步兵來也兵少而塵散亂者部伍
不肅也兵多而塵清者部伍按行塵埃條條而起
不散漫者軍止而塵亦止者皆大將威德行伍整
肅故也列營結陳之時有塵起飛揚宜隨所起處
防之必有賊潛到也臨賊以塵爲候亦料敵取勝
之術

漢高帝時黥布反帝召薛公以問對曰使布出於
上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
所山東非漢之有也出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
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勝敗之數未可知

也出下計東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高枕而臥無事矣上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必出下計布故鄴山之徒也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爲身不顧後非爲百姓萬世慮者也故出下計果如薛公之揣遂破布

後漢末袁尚據鄴率兵圍擊兄譚於南皮留蘇繇審配守鄴曹操圍鄴尚還救諸將以爲此歸師人自爲戰不如避之操曰尚從大道來當避之若循西山來者此成擒也尚果循西山來臨淦水爲營夜遣兵犯圍操逆擊破走之城崩潰

漢諸葛亮出祁山魏遣張郃督軍拒亮將馬謖於街亭謖依阻南山不下據城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亮復出急攻陳倉魏主召問郃曰遲將軍到亮得無已得陳倉乎郃知亮孤軍無穀不敢久攻對曰比臣未到亮已走矣屈指計亮糧不至十日郃晨夜進至南鄭亮退郃識機變善處營陣料戰勢地形無不如計亮亦憚之

謖不下據城而使郃得以絕其汲道是謖不明

於依山阻谷之說也

漢諸葛亮悉大衆十萬繇斜谷出始平據武功五丈原魏司馬懿帥師拒之與亮對於渭南亮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屢使交書及致巾幘以怒懿懿亦屢上表請戰魏使衛尉辛毗杖節而至亮曰彼本無戰心所以固請者示武於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請戰耶懿使二千餘人就軍營東南角大聲稱萬歲亮使問之答曰吳朝有使至請降亮謂曰吳必無降法卿是六十老翁何煩詭誑如此懿與亮相持百餘日亮卒於軍中及軍退司馬懿出兵追亮亮長史楊儀反旗鳴鼓若將拒懿者懿以窮寇不之逼於是楊儀結陣而去經日乃行其營壘觀其遺事獲其圖書糧穀甚衆懿曰天下奇才也

東晉末劉裕自京口舉義兵討桓玄玄將桓謙屯於東陵卞範屯覆舟山西以拒之裕疑賊有伏兵顧劉鍾曰此山下當有伏兵卿可率部下往索之鍾馳進果有伏兵數百一時奔走

陳將吳明徹進逼壽陽北齊將王琳拒守又遣大將皮景和率兵數萬來援去壽陽三十里頓軍不進諸將咸曰堅城未拔大援在近不審明公計將安出明徹曰兵貴在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其不敢戰明矣於是躬環甲冑疾攻之一鼓而尅壽陽

魏南鎮諸將表言宋兵將至而自陳兵少求簡幽州以南戍兵佐守就漳水造船嚴備公卿議者僉以爲然崔浩曰非上策也彼聞幽州以南精兵悉

發大造舟船輕騎在後欲存立司馬誅除宋族必舉國駭擾懼於滅亾當悉發精銳來備此境後審知官軍有聲無實恃其先聚必喜而前行徑來至河肆其侵暴則我守將無以禦之今公卿欲以威力攘賊乃所以招令速至也夫張虛聲而召實害此之謂矣浩又陳天時不利於彼曰今茲害氣在揚州不宜先舉兵一也午歲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日蝕滅光晝昏星見宿當斗牛憂在危亾三也熒惑伏匿於翼軫戒亂及喪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

敗五也夫興國之君先修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萬舉而萬全國盛而身安全宋新國是人事未周也災變屢見是天時不協也舟行水涸是地利不盡也三事無一成自守猶或不安何得先發而攻人哉帝不能違衆乃從公卿議遂遣陽平王杜超鎮鄴琅玕王司馬楚之等屯潁川於是寇來遂疾

梁元帝平侯景之後嗣位於江陵其兄子岳陽王譽時爲雍州刺史以元帝殺其兄譽遂結仇隙據襄陽附於周因請師乃令于謹率衆出討長孫儉問謹曰爲蕭繹之計將如何謹曰耀兵漢沔席捲渡江南據丹陽是其上策移郭內居人退保子城峻其陴堞以待援至是其中策若難移動據守羅郭是其下策儉曰揣繹定出何策謹曰必用下策儉曰彼棄上而用下何也對曰蕭氏保據江南綿歷數紀屬中原多故未遑外畧又以我有齊氏之患謂力不能分且繹懦而無謀多疑少斷愚民難與慮始皆戀邑居旣惡移動當保羅郭所以必用

下策謹乃令中山王護及大將軍楊忠等率精騎先據江津斷其走路梁人立木柵於外城廣輪六十里謹悉衆圍之梁主遣兵出戰爲謹所破旬有六日外城陷梁主退保子城翌日降

宋景德中

真宗年號

知宣州劉永規在郡嚴酷會澄海

卒伐木葺州廨數不中程卽杖之雖甚風雨不停其役衆咸怨澄海軍較陳進率所部害永規擁判官盧成均爲謀主嬰城拒命詔忠州刺史曹利用等將兵討之初奏至真宗謂王旦等曰司天屢言

當有兵變方憂遠地牧守不得其人今果有是當速使剪除廷議擇官且言利用精於方略悉委以王事張炤尤熟用兵張從右頗知嶺外山川險易張繼能勇敢可用此賊不出三策保其家屬據城拒守一也掠城中貲以趣山林二也用此三策不足爲慮若選募驍果直趣廣州賊之上策然其智識必不及此猶慮爲人誘教爾及聞賊分據柳州雒縣帝曰此賊不能離窟穴枉自投死耳不久遂

平

夫兵家之要必知彼已審虛實而後可以待敵可
以取勝今每無端聽一訛傳之言遽爾倉皇失措
是彼已虛實茫然不知徒借聽於傳聞其與風聲
鶴唳草木皆兵者何異似此舉措豈能應敵且虜
情狡詐萬一彼嘗以虛聲恐我使我驚惶疲於奔
命久之懈弛不備然後卒然而至措手不及是在
彼反得先虛後實多方以誤之一策而在我顧犯
不知彼已百戰百敗之道邊臣失事必繇於此故
無以虜之不滅爲憂而深以邊臣之不知虜情爲

慮也

奇計

趙使趙括代廉頗將出兵擊秦秦軍佯敗而走張
二奇兵以擊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壁堅不得入
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
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爲二糧道絕秦出輕兵擊之
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自至河內
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
救及糧食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
來攻秦壘欲出爲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其將軍

趙括出銳卒自擊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為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為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復定上黨

武安殺降至此千古罪人功雖成而秦促二世起亦伏劍杜郵多殺之報天遣昭昭不爽

齊田單為將以卽墨距燕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

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歡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

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呼萬歲田

單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卽墨富家遺燕將曰卽墨

卽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

之燕軍繇此益懈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

畫以五彩龍文束刀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

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出壯士五千人隨其

後牛尾燕怒而走燕軍燕軍夜火驚牛尾炬火光

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

街枚急擊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聲動天

小功散食
無士卒

嘗不按法
乎正

遣使遺金
益信降為
實雖鬼神
莫測其陰

地燕軍大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而七十餘城皆復焉

漢高初王巴蜀張良因說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

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乃使張良還行燒

棧道良歸至韓遺項伯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

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反書遺羽曰齊與趙欲

併滅楚項羽以故北擊齊良乃間行歸漢王漢王

亦已還定三秦矣復以良為成信侯從東擊楚

魏王豹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

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魏

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魏為河東郡

韓信東下井陘擊趙趙不聽廣武君策信大喜乃

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半夜傳發

選輕騎二千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草山而望趙軍

誠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

立漢亦幟令其裨將傅歿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

皆莫信佯應曰諾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為壁

且彼未見我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

燒棧一策用而示之

以不用反

善遺羽而

羽即北擊

良得矣

沙等俱極

奇幻而此

尤鬼神莫

測

一軍皆驚之意尚未

釋然

使之進退
不得兵勢
大奇

而還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軍望見大笑
平旦信建大將旗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
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佯棄旗鼓走水上軍水上
軍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旗鼓逐韓信張耳信耳
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
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
漢赤幟趙軍已不勝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大驚
以爲漢皆已得趙兵遂亂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
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泚水上

論趙王歇

背水死戰出於陷死後生置亾後存二語若候
出馳入拔趙立漢奇謀機變呼吸風雲

韓信與楚將龍且夾濰水陣令人爲萬餘囊盛沙
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且喜曰
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
且軍大半不得渡卽急擊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
廣亾去

佯敗決沙勢果莫遏半渡而擊之者此是也

犀甲亦是
鐵色一不
得前一無
所留礙真
不知何故
可惡

馬隆西渡温水虜樹機能等以衆萬計或乘險以
遇隆前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
地廣則爲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且
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奇謀間發出敵不意
或夾道累磁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
甲無所留礙賊咸以爲神轉戰千里殺傷無數
後周將賀若敦率騎六千渡江取陳湘州陳將侯
瑱討之江路遂斷糧援幾絕人懷危懼敦抄掠以
充資費恐瑱等知其糧少乃於營內聚土覆之以

米因召側近及村人佯有所訪問令於營外窺見
遂卽遣之瑱等聞以爲實乃據守要險欲曠日老
之敦又增修營壘造廬舍示以持久數有叛人乘
馬投瑱瑱遂納之敦又別取一馬牽以趨船令船
中逆以鞭鞭之如是再三馬便畏船不上後伏兵
於江岸遣人乘畏船馬以招瑱軍詐稱投附瑱使
遣兵迎接竟來牽馬馬旣畏船不上敦發伏掩之
盡殪又湘羅之人乘輕船載米粟及籠鷄鴨以餉
瑱軍敦患之乃僞使人裝船伏甲士於中瑱兵見

之謂餉船至爭來迎取敦甲士出而擒之此後實有饋餉及亾命奔瑱者猶謂之設詐遂遣扞擊並不敢受相持歲餘瑱不能制

南齊將康祖趙公政帥衆萬餘侵魏豫州太倉口魏將傅永率三千擊之時康祖等軍於淮南永舍於淮北永料吳楚之兵當來斫營卽夜分兵爲二部出於營外又以賊若夜來必於渡淮之所以火記其淺處永旣設伏乃密令人以麩盛火渡南岸當深處置之其夜康祖等果親領兵來斫營東西二伏夾擊之康祖等奔趨淮水火不能記其本濟處遂望永所置火爭渡水深溺死斬首千級生擒公政康祖人馬墮淮死

劉鄩圍晉陽誠衆曰有病者殺而焚之三軍咸稱不病及退因選精卒殿后徐而退之至石會關留數馬及旌旗虛設於高崗之上晉人疑有伏兵遂不敢追時服其謀

淮南兵圍吳越之蘇州推洞屋攻城其形如屋隱兵士於中推之使前吳越將臨海孫琰置輪竿首

奇謀秘計
從何得來

垂緇投錐以揭之攻者盡露礮至則張綱以拒之
吳越王鏐遣錢鏐等將兵往救蘇水通城中淮南
張綱綴鈴懸水中魚鼈過皆知之都虞侯司馬福
欲潛行入城故以竿觸網敵聞鈴聲舉網福因得
過凡居水中三日乃得達城繇是城中號令與援
兵相應敵以爲神

張綱懸鈴遇人私渡而故觸之以得潛入強中
更有強中手然非重賞何以使人用命乃爾

宋知梅嶺砦高公老之妻宗女也嘗出金玉器

晏州夷酋卜漏等漏心艷之會瀘帥賈宗諒以歛
竹木擾夷部且誣致其酋卜固謗等罪夷人感怨
漏遂相結因上元張燈襲破梅嶺砦虜公老妻及
其器物四出剽掠梓州轉運使趙適聞之倍道趨
瀘劾宗諒罷之詔康延魯代宗諒聽適節制詔發
陝西軍三萬以適爲招討使漏據輪縛大固其山
崛起數百仞林箐深密諸村圍夷爲適敗潰者悉
赴之乃壘石樹柵以守適軍不能進巡簡种友直
所部多思黔土丁習山險而山多狻適遣土丁捕

之伐去蒙密緣崩石挽藤葛而上得狻數十頭束
麻作炬灌以膏蠟縛於狻背暮夜復遣土丁負繩
梯登崖巔乃絕梯引下人啣枚挈狻蟻附而上比
鷄鳴友直等悉力擁刀斧穿箐入及賊柵出火燃
炬深熟狻跳賊廬舍皆茅竹狻竄其上火輒發賊
號呼奔狻狻益驚火益熾官軍鼓譟破柵賊擾亂
不復能抗赴火墮崖死者不可勝計斬數千人生
擒卜漏晏州平拓地千里

岳飛入賀州境得賊曹成謀者縛之帳下飛出帳

調兵食吏曰糧盡矣奈何飛陽曰姑反茶陵已而

巧心

顧謀若失意狀頓足而入陰令逸之謀歸告成成

大喜期翌日來迎飛命士蓐食潛趨遶嶺未明已

至太平場破其寨成據險拒飛飛麾兵掩擊賊大

潰成走據北藏嶺上梧關遣將迎戰飛不陣而鼓

士爭奮奪二隘據之成又自桂嶺置砦至北藏嶺

連控隘道親以衆十餘萬守蓬頭嶺飛部才八千

一鼓登城破其衆成奔連州

若真則盡決不陽言卽或說破亦決不逸謀者

而使之歸報還是此謀不明因爲所悞

陰謀

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期心
謀大迹示小心謀取迹似與惑其真疑其詐二者
不決則強弱不分離乎若玄雲之無象濛乎若滄
海之不測如此則陰陽不能辨鬼神不能知智術
所不能窮卜筮所不能占而決於機乎

直而壯律而滅王者之師固非其大若臨機籌
幄不詭不勝則當想像乎玄雲滄海之間

武王曰兩軍相遇彼不可來此有可往各設固備

未敢先發我欲襲之不得其利爲之奈何太公曰
外亂而內整示饑而實飽內精而外鈍一合一離
一聚一散陰其謀密其機高其壘伏其銳士寂若
無聲敵不知我所備欲其西襲其東武王曰敵知
我情通我謀爲之奈何太公曰兵勝之術密察敵
人之機而速乘其利復疾擊其不意

蘇秦欲說列國乃夜發陰符而揣摩之以此請
張如意豈武王太公問答而以譎爲事雖然遵
養時晦晦亦陰之也善且陰行况用武乎

德同勢敵無以相傾乃攬英雄之心與衆同好惡
然後加之以權變故非計策無以決嫌定疑非詭
奇毋以破姦息寇非陰計毋以成功

越勾踐自會稽歸七年拊循其士民欲以報吳大
夫逢同進曰鷲鳥之擊也必匿其形今吳兵加齊
晉怨深於楚越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爲越計莫
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三國
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勾踐曰善居二年召范蠡
曰吳已殺子胥道諛者衆可乎對曰未可至明年

此爲本計
夫此不圖
陰謀無益

吳已爲越
人所窺驕
淫志廣豈
不宜蚤戒

好戰必危

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吳國精兵從王惟獨老
弱與太子留守越乃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人君
子六千人君子君養之如子也諸御千人伐吳吳師敗遂殺
吳太子吳告急於王王乃會諸侯於黃池懼天下
聞知乃秘之其後四年越復伐吳吳輕銳盡死於
齊晉越大破吳

精兵盡出而內地空虛敵人遂觀釁而動故國
家以內實為主慎無傾根本以事境外

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使騎劫代燕士卒

忿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
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
教當有神人為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為師乎因
反走田單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
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
師乃宣言曰吾唯恐燕軍剽所得齊卒置之前行
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
諸降者盡剽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間曰
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僇先人可為寒心燕軍

盡掘墓墓燒外人卽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欲
出戰

秦末天下兵起沛公西人武關欲以二萬人擊秦
嶢關下軍張良曰秦兵尚強未可輕也臣聞其將
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且留使人行爲五萬人
具食益張旗幟諸山之上爲疑兵令郿食其持重
寶唱秦將秦將果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
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必危不如因
其懈怠擊之沛公乃引兵擊之秦軍大破

先唱以利旋因懈擊之此計更陰險兵不厭詐
而詐中更有奇變則鬼神莫測之秘矣

東晉將劉裕北征廣固嶺南賊將徐道覆說其帥
盧循曰今日之機萬不可失旣克都邑劉裕雖還
無能爲也循從之初道覆密欲裝舟船乃使人伐
船材於南康山云將下都貨之稱力少不能得致
卽賤賣之價減數倍居人貧賤賣衣物而市之輒
石水急難出皆儲以待如是者數四故船板大積
而百姓勿之疑及道覆舉兵案賣券而取之無得

匿者乃併裝之旬日而辦遂舉眾寇南康廬陵豫
章諸郡守將皆委任奔走

有心人作事預計於未然幾令神鬼莫測真到
臨時始服其深心大略

齊南康王寶融爲荊州刺史長史蕭穎胄行府州
事齊主遣將軍劉山陽就穎胄兵襲襄陽蕭衍知
其謀遣將軍王天虎詣江陵徧與州府書聲云山
陽西上并襲荆雍穎胄疑未決山陽至巴陵衍復
令天虎齎書與穎胄及其弟穎達謂張弘策曰用

兵之道攻心爲上近天虎往人皆有書今止有兩

亟與行事指蕭穎胄兄弟詭云天虎口具彼間人問天

虎而無所說必謂行事與天虎其隱其事則行事
進退無以自明必入吾謀是馳兩空亟定一州矣
山陽果遲回不上

賀若弼鎮淮南請勅江防人每交代之際必集歷
陽於是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爲大兵至悉
發國中士馬旣知防人交代其眾復散後以爲嘗
不復設備其後弼以大軍濟江陳人弗之覺遂滅

陳

江南池州人樊若水舉進士不第因謀歸宋乃漁釣於采石江上乘小舟載絲繩其中維南岸疾棹抵北岸凡十數往返得其江之廣狹因詣汴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請造浮梁以濟師宋主然之以爲右贊善大夫遣使往荆湖造黃黑龍船數千艘又以大艦載巨竹緮自荆渚而下或謂江濶水深古未有浮梁而濟者乃先試於石碑口移置采石三日而成不差尺寸潘美因帥步兵渡江若履平地

時江南久不用兵老將皆沒主兵者多新進以功名自負聞兵興踴躍言利害者日數十人江南主以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鄭彥華督水軍萬人都虞侯杜真領步軍萬人同逆宋師將行江南主誠之曰兩軍水陸相濟無不捷矣彥華以戰艦鳴鼓沂流而上急趨浮梁潘美麾兵擊敗之真以所部接戰彥華不能救亦敗金陵始戒嚴下令去開寶之號益募民爲兵民以財粟獻者官爵之

長江天塹古人尚設法濟軍今一衣帶水經年

不一調度臨期滄沒無辜若而人謂之行軍可乎

劉豫繇粘沒喝高慶裔得立故奉二人特厚兀朮及諸將多憾之豫兵敗藕塘金人欲廢豫及粘沒喝死岳飛因這間齋蠟書與豫約同誅兀朮兀朮得書大驚駭以金主於是廢豫之意益決會豫請立麟爲太子金主曰徐當咨訪河南百姓豫雖意沮而猶自遣使乞師南使金乃建元帥府於太原令豫兵悉聽節制而以東掖爲左都監屯太原

撻不也爲右都監屯河間復分戍陳蔡汝毫穎許諸郡至是尚書省奏豫治國無狀金主遂令撻懶兀朮僞稱南侵以襲之將至汴遣人召劉麟渡河議事麟以二百騎至武城兀朮麾騎翼而擒之遂馳入汴豫方射講武殿兀朮從三騎突入東華門下馬逼豫出見因執其手偕至宣德門強乘以羸馬露刃夾之囚於金明池翌日集百官宣詔責豫而廢之岳飛奏乘廢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韓世忠亦上疏言機不可失請全師北討皆

不報

蠟書一間使賊豫廢徙少申憤鬱而不報擣虛
長驅之疏讀之扼腕欲絕

國朝

神祖時天兵援朝鮮遊擊毛國器當中路請獨守星州
星州三面受敵勢甚孤懸國器提浙步兵三千設
伏候倭出犯輒擊屢有斬獲國器觀倭營自望洋
以至望寨勢若長蛇而望洋爲首碎其首則餘如
破竹但隔晉江不能渡適英謀史世用先使日本
時與流寓郭國安有約時國安在倭營縱所虜中
國婦女以通消息世用因遣間與約使爲內應國
器乃整兵渡江倭出戰忽望洋寨火焰燭天倭遂
驚潰盡燒其屯糧七戰七克倭棄城走

警速

兵之情主速宜乘人之不及驟不虞之道攻其所
不戒

需者事之賊也凡事敗於濡而成於速况生死禍
福介在呼吸者乎兵者正而奇用之全在迅雷不
及掩耳若一瞬可停鬼神亦將洩其秘矣前人雪
夜入淮蔡元夕度崑崙關將佐不及知而師已過
必具此等識力方可主軍定計

漢岑彭下巴郡使臧宮將降卒五萬從涪水上平

曲公孫述將延岑盛兵於沅水時宮衆多食少轉輸不至降者皆欲散畔保聚郡邑觀望成敗宮欲引還恐爲所及會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百匹宮矯制取以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左步右騎挾船而行岑不意漢軍卒至望之大震宮因縱擊大破之延岑奔成都其衆悉降

曹操遣朱光屯皖大開稻田呂蒙言於孫權曰皖田肥美若一收熟彼衆必增宜早除之權乃親攻皖城諸將欲作土山添攻具蒙曰治攻具土山必歷日乃成城備旣修外救亦至不可圖也且吾乘雨水以入若留經日水必向盡還道艱難蒙竊危之今觀此城不甚固以三軍銳氣四面並攻不移時可拔及水以歸全勝之道也權從之蒙薦甘寧爲升城督寧持練緣城蒙以精銳繼之手執枹鼓士卒騰踊侵晨進攻食時破之遂獲朱光

代王什翼犍擊匈奴劉衛辰河水未合命以葦組約流澌俄而冰合然猶未堅乃散葦於其上水草相結有如浮梁兵乘以度衛辰不意兵猝至遂西

走什翼犍收其部落什六七而還

晉桓沖帥衆十萬伐秦攻襄陽別將攻筑陽拔之秦遣慕容垂來救進臨沔水夜命軍士人持十炬繫於樹枝光焰數十里沖懼退還上明

魏正光末賊元伯生西自峭潼東至鞏雒屠陷塲壁所在爲患孝武遣都督婁昭討之昭請以五千人行段永曰賊無城柵惟以寇抄爲資取之在速不在衆也若星馳電發出其不虞精騎三百足矣帝然之命永代昭以五百騎倍道兼進遂平之

後魏末河北賊葛榮爲魏將爾朱榮所擒餘衆悉降榮以賊徒旣衆若卽分割恐其疑懼或更結聚乃下令各從所樂親屬相隨任所居止於是羣情喜悅兵卽四散數十萬衆一時散盡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安置咸得其宜擢其渠帥量才授任

宗文忻韋孝寬討尉遲迥進臨相州迥遣甲兵三千伏野馬岡忻以五百騎襲之斬獲略盡直趣鄴下迥背城結陣大戰官軍不利時鄴城士庶觀戰

者數萬人忻謂左右曰事急矣吾當以權道破之
於是射觀者走之轉相騰藉聲如雷霆忻乃傳呼
曰賊敗矣衆復振齊力急擊之迴軍大敗
唐征突厥軍次單于北暮已立營塹壕旣周裴行
儉更命徙營高岡吏白士安堵不可擾不聽促徙
之比夜風雨暴至前立營所水深丈餘衆莫不駭
問何以知之行儉曰自今第如我節制毋問我所
以知也

張巡守睢陽與南霽雲雷萬春等十餘將開門突
出直衝賊營巡欲射賊將尹子奇而不識別蒿爲
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狀使霽雲
射之中其左目幾獲之子奇走

李懷光兵至都城下軍多鹵掠李晟軍整戢懷光
使分所獲遺之又不敢受懷光謀沮撓其軍卽奏
言神策兵給賜北方鎮獨厚今桀逆未平軍不可
以異懷光欲晟自削其軍則士怨易撓帝議諸軍
與神策等力且不贍遣學士陸贄臨詔懷光令與
晟計所宜者懷光曰廩賜不均軍何以戰贄數顧

晟晟曰公元帥軍政得專之晟將一軍惟所命其
增損費調敢不聽懷光默然計塞顧刻削廩賜事
出於已乃止

唐代宗廣德元年吐蕃犯長安將官王甫誘長安
惡少數百人集六街鼓於朱雀樓大鼓之吐蕃聞
之震懼乘夜而遁初吐蕃旣立廣武王承家將劫
京城士女工匠整隊伍還番及聞鼓聲謂有變遂
俱奔潰

唐高宗文屯長武城練卒五千時時如寇至上
討劉闢受詔卽行器械糗糧一無所闕其軍士有
食於逆旅折人七筋者崇文斬以徇約束如此進
討闢遂擒之蜀中悉平

平時預備若此軍用資儲一無所闕如是而軍
士猶擅用民間之物雖微不赦紀律之嚴人自
不敢犯亦不敢怨若軍需不給恩施不普士卒
心離而不服刑威激變姑息致玩遂使羗夷起
於轂下矣

宋建隆

太宗
年號

元年李筠反謀已決樞密使吳延祚

白其事且告太祖曰潞城巖險有太行之阻賊若保之未可以歲月破筠素輕銳若速舉兵擊之彼必出關但離巢穴卽成擒矣上從其言遂親往次榮陽西京留守河拱勸上濟大河踰太行乘其未集誅之倘稽旬浹日恐賊愈滋攻之難爲力矣趙普亦曰兵尚拙速不貴巧遲倍道兼行掩其未備河一戰而寇若使堅壁固守老我師徒餽運艱險後難支也上從之六月至澤州召控鶴左廂都指揮使馬全義問計全義請并力急攻且曰緩之恐

生變上命諸軍奮擊親帥衛兵繼之遂克其城

太平興國一年梅山洞蠻叛命田紹斌翟守素分路掩擊至邵州聞蠻酋苞漢陽死去其居十里爲陣大敗之擒蠻二萬令軍中取利劍二百斬之留五千餘人遣將曉諭諸洞自是蠻人不擾三年恃險又叛復詔翟守素率諸州屯兵往擊之值霖雨彌旬弓弩解弛不堪挽強明日將接戰守素一夕令削木爲弩及旦賊奄至交射之賊遂敗乘勝逐北盡平其巢穴先是數郡大吏富人多與賊帥苞

漢陽交通既而得其書訊數百封守素並焚之反側以定

曹瑋用士得其死力平居甚閒暇及師出多奇計出入神速不可測一日張樂飲僚吏中坐失瑋所在明且徐出視事而賊首已擲庭下矣嘗稱疾加砭艾臥閣內不出會賊至瑋奮起裹瘡披甲跨馬賊望見皆遁去

狄青征儂智高頓甲令軍中休十日覘者還以爲軍未卽進青整軍騎一晝夜絕崑崙關出歸仁鋪爲陣賊旣失險悉出逆戰前鋒孫節搏賊死山下賊氣銳甚孫沔余靖等懼失色青執白旗麾騎兵縱左右翼出賊不意大敗之追奔五十里斬首數千級其黨黃師宓儂建中智中及僞官屬死者五十七人生擒賊五百餘

宋紹興十年金人歸三京劉錡克東京副留守節制軍馬所部八字軍纔三萬七千人將發益殿司三千人皆攜其孥將駐於汴家留順昌錡自臨安泝江絕淮凡二千二百里至渦口方食暴風拔坐

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卽下令兼程而進未至
順昌三百里金人果敗盟來侵錡先趨入城爲守
禦計人心乃安

宋開封尹闕李綱言緩復舊都非宗澤不可尋徙
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
而京城樓櫓盡廢兵民雜居盜賊縱橫人情洶洶
澤威望素著旣至首捕誅合賊者數人下令曰爲
盜者贓無輕重並從軍法是盜賊屏息民賴以
安

亂國用
忠

王德編管柳州時劉光世屯九江得楊惟 所失
空頭黃勅卽以便宜復德前軍統制遣平信州妖
賊王念經行次饒州會賊劉文舜圍城德引兵赴
之文舜請降德納而誅之其餘不戮一人謂諸較
曰念經聞吾宿留必不爲備倍道而進一鼓擒之
獻俘於朝詔還舊秩加武顯大夫

嘉靖甲申大同軍亂殺都御史報至周金愕然脚
蹶久之乃開門召諸將卒盡入環列庭下謂之曰
若輩知大同殺都御史乎衆曰知之公曰若輩以

殺之爲得已耶衆叩首曰狂賊自取族耳尚何道
公曰不然邊人勞苦甚矣而又虐使之是趣之殺
也假令上下相愛若父子彼將倚以爲命縱授之
必使殺焉其誰忍乎衆大歡呼遂以片言立解上
下疑阻

幹

守孤城器械難具則急取民間竹笆或荆棘搭
女牆多運磚石石灰瓶賊有頂門一梯者以大石
壓之在城下者以小磚石拋之附城者灰瓶眯之
又收拾蘆柴火以燒之用連竈行爐煮糞澆之令
其肉爛滾湯潑之令其皮脫鎌刀斬其手鋤鐵斷
其頸衝錐穿其胸挑又貫其喉鍋蓋窻戶可以抵
弓矢木被濕袋可以禦火繩竹繫繩作懸石以
擊遠賊取木簪鏢爲釘木柱及懸桶筏又以小杉木

作抵箭以禦雲梯以大杉木懸鐵石爲吊樓以拒
攻車又斷木爲弩縉麻爲弦劈竹爲箭淬毒爲鏃
以代弓矢應急權變之術太公所謂攻守之具盡
於人事也

此俱孤城圍急一時無可措備權藉以應猝若
見於未然圖於先事者撤桑未雨日有成算

晉陶侃在荊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
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
不堪事其勵志勤力皆此類也侃性聰敏勤於吏

職嘗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
分陰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時造船
木屑及竹頭悉令收掌之咸不解所以後正會積
雪始晴廳事前餘雪猶濕乃命以屑布地及拒濕
伐蜀又以所貯竹頭作釘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
類也

宋以世子義符爲中軍將軍監留府事劉穆之領
軍司入居東府總攝內外司馬徐羨之副之遂發
建康遣將軍王鎮惡檀道濟將步軍自淮肥向許

雖朱超石胡藩趨陽城沈田子傅泓之趨武關沈
林子劉遵考將水軍出石門自汴入河以王仲德
督前鋒開鉅野入河穆之謂鎮惡曰公今委卿以
伐秦之任卿其勉之鎮惡曰吾不克關中誓不復
濟江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壅
滯求訴咨稟盈堵滿室穆之目覽耳聽手答口酬
不相參差悉皆贍舉又喜賓客談笑無倦裁有閑
暇手自寫書尋覽較定性奢豪食必方丈未嘗獨
餐嘗白裕曰穆之家本貧賤贍生多闕自叨忝以

夕所須微爲過豐然此外一毫不以負公祿
主彭城王鎮惡檀道濟入秦境所向皆捷秦諸屯
守望風欵附道濟遂至許昌沈林子自汴入河竟
倉垣

梁韋叡每晝接客旅夜算軍書三更起張燈達旦
撫循其衆嘗如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之所至頓
舍修立館宇藩籬墉壁皆應繩準

唐貞元中朝廷以方渠合道木波皆吐蕃要路欲
城之使問邠寧節度使楊朝晟須幾何其對曰邠

寧兵足以城之上曰鼎城鹽州用兵七萬今三城
尤逼虜如此何也對曰今發本鎮兵不旬日至出
其不意而城之虜謂吾衆不減七萬不敢輕來不
過三旬吾城已畢虜雖至城旁草盡不能久留虜
退則運芻糧以實之此萬全之策也若大集諸道
兵踰月始至虜亦集衆而來與我爭戰勝負未可
知何暇築城哉上從之朝晟分軍爲三各築一城
三月三城成晟軍還至馬嶺吐蕃始出追之相拒
數日而去朝晟遂城馬嶺而還開地三百里皆如

其數

唐澤潞節度使李抱玉表馬燧爲趙城討時回紇
還國恃功恣睢所過皆剽蕩州縣供餼不稱輒殺
人抱玉將饋勞賓介無敢往燧自請典辦乃先賂
其酋與約得其旗章爲信犯令者得殺之燧又取
死囚給役左右小違令■戮死虜大駭至出境無
敢暴者抱玉才之

山南地熱德宗以軍士未有春服亦自御袂衣鹽
鐵判官王紹以江淮繒帛來至上命先給將士然

節揚素臨
戰先錄死
因以威衆
之意

後御衫韓滉又欲遣使獻綾羅四十擔於行在幕僚何士幹請行滉喜曰君能相爲請今日過江士幹許諾歸別家則薪米儲侍已羅門庭矣登舟則資裝器用已充舟中矣每擔夫與白金一版使置腰間又運米百艘以餉李晟自負囊米置舟中將佐爭舉之須臾而畢艘置五百弩手有寇則叩舷相警五百弩已發矣比達渭橋盜不敢近時關中斗米五百及滉米至減五之四滉爲人彊力嚴毅自奉儉素夫人嘗衣絹裙破然後易

賊將史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每日出於河渚浴之循環不休以示多李光弼命索軍中牝馬得五百疋繫其駒於城內俟思明至水際盡出之馬嘶不已思明馬悉渡河一時驅之入城

宋乾德二年太祖親征西蜀澗谷深險曹翰令鑿石通道師旋以濟詔兼西南諸州轉運使自石門徑趨歸州餉運不乏

鑿石通道爲人所憚勞之事濟師卽以通餉其功大矣

宋曹翰從幸大名命爲幽州行營都部署詔督役
開南河自雄達莫以通漕運議築大隄以捍之翰
遣徒數萬伐巨木於漢境遣騎五授五色旗爲斥
候前遇丘陵水澤寇賊煙火則各舉其旗以爲應
又起烽燧於境上敵疑不敢近塞得巨木數萬以

濟用

劉錡將兵駐於汴未至順昌二百里金人果敗盟
來侵錡與將佐舍舟陸行先趨城中謀報金人入
東京知府事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糧則能

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時所部選
鋒游奕兩軍及老稚輜重相去尚遠遣騎趨之四
鼓乃至錡與規遂議歛兵入城爲守禦計人心乃
安

吳玠以秦鳳經略使戍河池王彥以金均房鎮撫
使戍金州二鎮皆饑興元帥臣閉糴二鎮病之玠
彥皆願得劉子羽守漢中張浚乃承制拜子羽利
路經略使兼知興元府子羽至漢中通商輸粟二
鎮遂安

國朝正統土木之變

邠王監國御左順門時中貴人王振雖歿虜中外恨其誘

上親征以致誤國九卿臺諫廷劾振罪奏未竟而錦衣指揮馬順者振黨也妄傳

旨叱衆退給事中王竑起直前擒順曰此正所謂翼虎者衆爭捶之立死又捶二閹之嘗私振者死時衛卒聲洶洶

王欲退諸大臣皆披靡有趨匿者于謙獨直前掖

且啓下令曰捶順與二閹死者義激無罪少選俟得請

皇太后卽族振且籍順等家衆始退於是王乃起謙徐徐步出掖門吏部尚書王直者最爲愿篤老臣執謙手而嘆曰朝廷正籍公耳今日雖百王直何能爲尋進兵部尚書

邠王旣卽大位虛已委任于謙因人對慷慨上奏曰虜得志勢必長驅而南今軍實武庫兵馬俱盡司馬宜急分道募兵及留漕卒自益司空宜併日蒐

乘繕械九門要地宜令都督孫鏗衛穎雷通張軌
等分守之都御史楊善給事中王竑等叅焉凡兵
皆出營郭外毋令避而示弱郭外之民皆徙入內
安補毋令失所而囂通州倉須急守之或不能而
委以真虜則可惜宜令官軍皆給一歲廩俸聽其
自選仍以贏米爲之直虜所急者草諸厰宜亦聽
軍稱力取之不盡則焚之毋以飽虜馬是特石亨
方坐繫楊洪亦以運糧當謹備其材勇請赦之
與安遠侯柳溥爲大帥而身統其機宜進止不效

則治臣之罪以謝天下

上皆嘉納之

倉卒之間賴此一番措置國勢纔定且以一身
力擔天下安危大計功罪毫無顧慮所以再造
區宇而天順復辟實基於此肅愍之功不可忘
也

周忱巡撫南直時蘇松糧運不繼爲添撥民運數
百萬石造軍器數萬件皆躉次發運未嘗愆期已
而邊事緊急戶部移文忱造盔甲腰刀以數萬計

其盛俱要水磨明亮忱取所積餘米依數成造且
計水磨明盛非歲月不可暫令擺錫以副急用正
統間宮殿當綵繪計用牛膠萬餘斤遣官齎勅命
忱供辦時忱以議事赴京遇諸塗勅使請忱還治
忱曰第行自有處置至京言京庫所貯皮張歲久
朽腐請出煎膠應用回治卽撥餘米買皮炤數補
繕以新易舊兩得便利其處事周而敏多類此

經武要略正集十卷終

